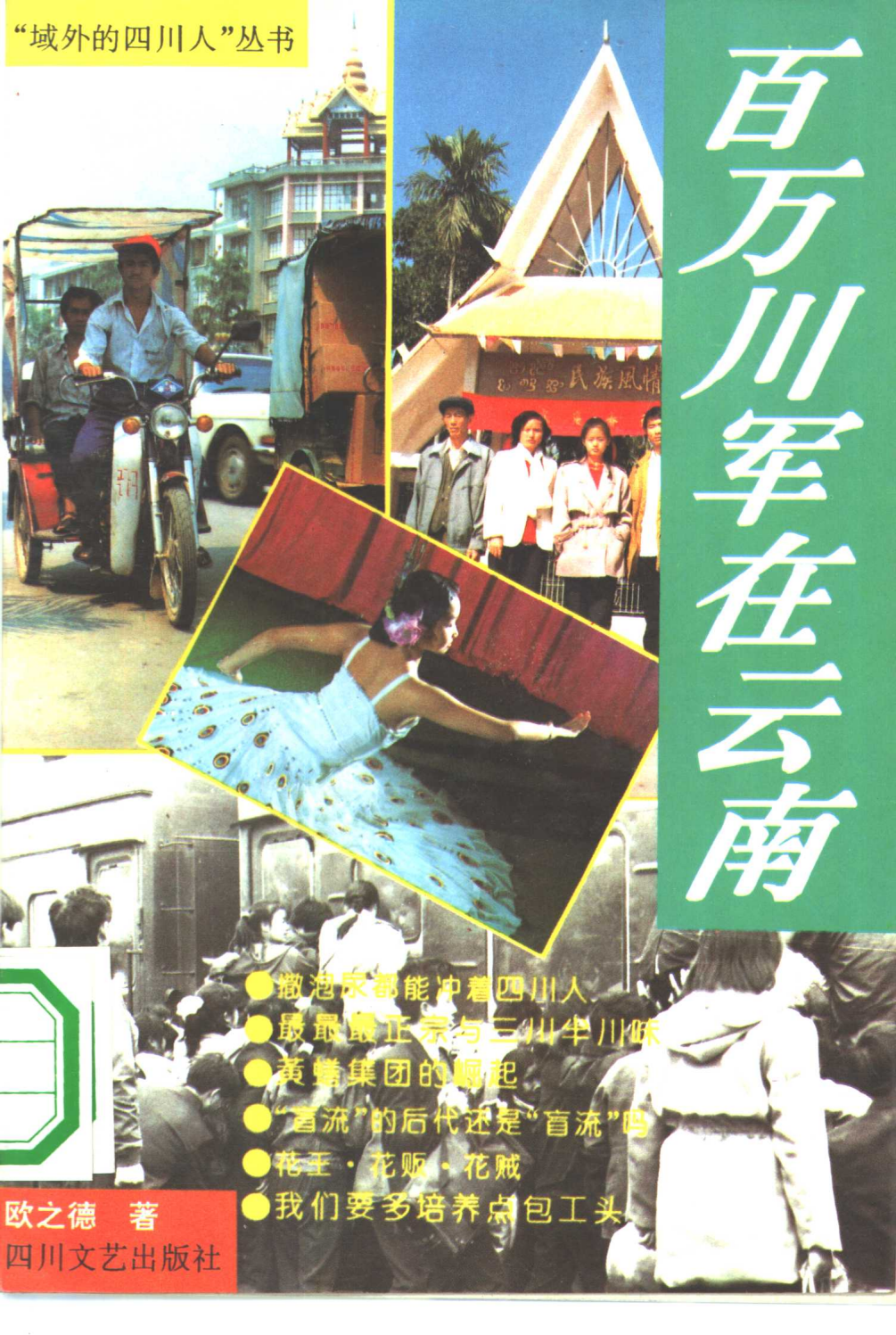


“域外的四川人”丛书

百万川军在云南



- 撒泡尿都能冲着四川人
- 最最最正宗与三川半川味
- 黄蜡集团的崛起
- “盲流”的后代还是“盲流”吗
- 花王·花贩·花贼
- 我们要多培养点包工头

欧之德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域外的四川人”丛书

百万川军 在云南

欧之德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刘醴泉

版面设计:李 军

书 名 百万川军在云南

定价 5.10 元

作 者 欧之德

ISBN7—5411—1093—0/I·1015

1994 年 1 月

第一版 199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数 1—5000 册

印张 10.5 插页

字数 202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自然资源
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目 录

第一章 彩云之南的诱惑

人口,天下第一省的困境	(2)
整烦就整烦,整烦了往云南搬	(10)
成昆线连着四川人的发财线	(13)
漫漫滇史有川人	(22)
当年的赴滇知青受骗了吗	(33)
撒泡尿都能冲着四川人	(40)
杨汝岱“借鸡下蛋。”	(45)

第二章 四川耗(号)子厉害哟

找得着钱是大哥,找不着钱是二哥	(52)
合同女工——“川妹”群落	(56)
怕毆,老子们和邓小平一个县	(61)
最最最正宗与三川半川味	(67)
艺术节,民工累吐血	(72)
下关,三千辆“摇头的士”	(79)
脱下军装又回来	(86)
打铁要靠本领硬	(103)
黄光华,是耶? 非耶?	(112)

黄鳝集团的崛起.....	(117)
在云南的四川藏胞.....	(121)
军营里的“猪倌”队伍.....	(124)
挣钱大世界.....	(127)
八十年代中期.....	(133)

第三章 酸心酸肠的“盲流”们

15个男女住一屋	(138)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146)
打工不如狗，没有老婆搂	(151)
雪山下的穷老板.....	(156)
一个鸡蛋的官司.....	(165)
外来妹们的抉择.....	(171)
谁拐骗了谁.....	(181)
“盲流”的后代还是“盲流”吗.....	(189)
父母在家好“遭孽”哟.....	(195)
只有屙屎不“上贡”.....	(199)

第四章 倾斜的暗流

“优秀共产党员”与女贩毒犯.....	(204)
“席棚子”对抗“基本国策”.....	(209)
如此赚钱的娃娃.....	(215)

找个外国女人玩玩.....	(226)
三条惨死的人命.....	(231)
不做假有啥子赚头啊.....	(236)
列车上的眼泪与镣铐.....	(241)
逃之夭夭的骗子厂长.....	(246)
卖血的血霸.....	(251)
花王、花贩、花贼.....	(253)
闯进热带森林的杀手.....	(256)

第五章 云南官民说“川军”

山潮水潮不如人潮.....	(266)
我们要多培养点包工头.....	(270)
希望四川人来参加建设.....	(272)
云南的钱不该外流,却挡不住	(277)
一枝一叶总关情.....	(279)
“客”扰千万家.....	(284)
也有部门在担忧.....	(290)
打击,是为了保护	(295)
人才交流中心的企盼.....	(306)

尾声:艰难的队伍向太阳	(320)
-------------------	-------

后记:忘不了我的父老乡亲	(324)
--------------------	-------

第 一 章

彩云之南的诱惑

耳边响着苏芮唱的歌：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我说，是我们的生存改变了世界。

生存，是恼人的困惑！

有关人类生存的事哲理性太深。芸芸众生更注重现实。

世上再大的事都没有个人的生存事大。

生存演绎出一句名言：树挪死，人挪活。

人口,天下第一省的困境

四川,以她的富饶和人口众多而著称,得天独厚的得到了有两个“天”字出现的别号:天府之国;天下第一省。

“天”,本义是地面以上的高空;而它的引伸,可为“最”、“极”之意;也指神、佛、仙人或他们所住的地方,天仙、天堂、天境;“天”亦是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代称:天子。

这是一个有着至高无上意义的汉字。

然而,如果说,“天下第一省”主要是以四川的人口为标准并以此为自豪的话,则是有点天真烂熯了。

四川到底有多少人?去繁存简,统称一亿以上,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两个英国或十三个瑞典的人口。

在云南,汽车常常跑半天也见不到几个村寨。而在四川,则无处不是房舍、村落、人群。

记得,还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那时,上级号召全民动手除“四害”。“四害”之一的麻雀最难“除”,它机警、灵活,飞来飞去,颇令人伤脑筋。不知哪位要员心生一计,搞人海战术。于是家家动员,人人出动,凡能出门者,都手持锣鼓铜盆、竹杆簸箕等能发声的东西。干什么?吆麻雀。山山是人,处处是人。那麻雀只要从窝里一出来,就休想再落脚。这山吆喝,那山怒吼,这儿打鼓,那边敲锣,此起彼伏,硬是要活活将那些可怜的雀儿吓死,累死,从天上掉下来。呜呼!

决策者的荒唐令人喷饭。也说明四川人多。

今日，四川人口至少又翻了两番。

我是四川人，离开四川二十多年，但我怕回四川——我受不了四川的拥挤。

虽然，现今天下无处不挤，一首《别挤了》的歌从北京唱遍全国。唱得人心惊肉跳，但比起四川的“挤”的层次来，似乎还逊色了一些。

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广州的中山路，虽以“挤”出名，但毕竟只是一条街，商业集中，是南来北往的人挤。

四川的挤，多是自己人挤。不仅挤在城市，挤在赶场天，还挤在乡镇，挤在山区，挤在星罗棋布的村寨和一切能容纳人的旮旯角角。

还是在二十年前，我就领略了在重庆乘车的顺序：先是赞（站）比亚，其次是几（挤）内（累）亚（压），然后往朝鲜（潮掀），最后是古巴（估爬）。而当时重庆的不少电车和公共汽车，车身都涂抹了厚厚的黄油，这是司机防挤护车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措施。虽然能使一些人惧而却步，但你毕竟要上班、要办事，你要是当君子，学雷锋，等一天你也别想上车，每个站每个时刻都是黑压压一片一群的候车人。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胆大的，不怕事的愣头青，硬是事先准备一条化肥口袋或牛皮纸什么的，往车身上这么一贴，得，黄油沾不上身，三下两下，破窗而入了。那时车很少有完整的窗玻璃。

这些年，都市里有了摩托、中巴、的士，或许缓解了一些

人口流动的拥挤。然而，还是苦不堪言。甚至连乡下也不例外。

晨雾茫茫，寒风凛烈，滞涩而厚重的太阳被封锁在阴沉沉的沱江上空。江畔一个名叫牛佛的小镇，只一个升子大的汽车售票窗口门前，人头攒动，热气腾腾。热气中又蕴藏着一种气势汹汹，摩拳擦掌的劲头。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人顺着坑洼不平的土公路站了数百米。人们翘首引颈，等待着从县城开到这儿，再从这儿开回县城的班车。

其实，班车并不少，上午两趟，下午两趟。而且，还有一条沱江通县城，江上的“汽筏子”也是每天一班，至少可运载七、八十人。对于一个乡村小镇来说，按理，交通条件是够可以了。可是，那拥挤仍是一种灭顶之灾。

远远的山岗上传来了隐隐的汽车马达声。汽车离车站至少还有三公里。人群已轰然一声，骚动起来，争先往路边窜。一副副披荆斩棘的神态，赴汤蹈火的英姿。

终于，一辆破旧的东风牌客车颠颠簸簸地开过来了。

战斗，也爆发了。

呼儿唤女的，挑担背筐的，肩扛手提的，暴风骤雨般向两道窄窄的车门涌去。有人飞身跃上车窗，翻了进去。有人悬空吊在车门上，双腿扑腾。一个白发老奶被挤倒在地下，人们顾不了她。一个农妇被人潮卷到车门前，又被人潮揉到车尾后，而她的三岁多的孩子则莫名其妙地被后面的人推到了车上。农妇急得呼天抢地，小孩哭得声嘶力竭，没有人顾得上这母女俩。此时，好像天要塌，地要陷。当官的，为民

的，当兵的，镇上的、农村的，都一起在拼命，一起在挣扎，一起在咒骂。即使你临阵后悔，想脱逃，也退不回来了。

司机和车上的售票员已经司空见惯，徒唤奈何，而这一趟车在沿途各站他们早已喊得精疲力竭，此刻他们抄着手坐在座位上，出奇的平静，冷眼旁观，让人们去挤，去骂、去哭。

“娃儿，我的娃儿……”又一妇人在叫。

“瞎了眼啦，箩筐撞着我的脑壳”。

“上不得了，要出人命了。”

终于，这辆本该退役的车喘息几声，挣扎着起步了。车顶的货物码得足有两米高，摇摇欲坠。

车厢内，一络腮胡汉子大骂：“妈的×，没见着哪儿打家事（房事）？怎么钻出这么多人。”

你以为只这一趟车挤么？这个小镇还有班车通自贡、达隆昌、开内江，哪趟车不挤得安安逸逸，热火朝天？

这样的车，乘一次就足使人心有余悸，后怕三年。然而，你还得乘，还得挤。挤他妈个头破血流，七窍生烟。

因为，毕竟，坐得起小轿车的官儿不多。

毕竟，能富裕得出门就“打的”的人也不多。

毕竟，再挤，只要能上车，也比走路强。

四川哪个城市、哪个乡镇、哪条公路不挤？

怨只怨人们“打家事”太多，人口增得太多。四川这辆大车早已超负荷了。

乘车难，还可以赌气走路，可以不出门或少出门。而人

人要吃饭,要住房,要生存,却是无法赌气称狠的。

于是,《汉书·丽食其传》又提出了两个“天”字:“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要吃饭,就要种地,当今再先进的科学也还无法人工合成粮食。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命根子,还是哺育人类的伟大母亲。

一寸土地一寸金。

没有谁比稠密的四川人更会向有限的土地“敲榨勒索”的了。外地人一进入四川盆地,无不被四川人“见缝插针”的庄稼技巧所倾倒。田边、地角、坡头、坡尾……只要有一捧泥土的地方,就得种上一棵庄稼,就连悬岩上或那些宽不到一尺,连人都难以行走的田埂边边上,也种着一排排“吊岩豌豆”。于是,你可以理解,四川的乡村公路为什么格外窄,窄得错车都困难。因为农民们在公路边也“见缝插针”,多种一棵是一棵,公路被蚕食着。

这些,全是由于人口所逼。

一亿多人的衣食住行困惑着四川,难以摆脱贫困。

人类从来都梦想着彻底消灭贫困,实现富足。有史以来的所有政治集团,都向人民许诺要消灭贫困,使人民过上国泰民安、丰衣足食的日子。可是,都像雨后悬在阳光下的七色彩虹,美则美矣,却瞬间便消逝了。老百姓仍是一代一代的脸朝黄土背朝天。

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彻底清洗了“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贫穷理论,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承认

了自己的贫困。承认了过去的体制禁锢了想挣断贫困锁链的人，这是对历史作出了新的承诺，正式向贫困发出了挑战。

这些年，老百姓说，感谢邓小平邓大爷，政策好了，可以填饱肚子了。不像前些年，天天锅儿吊着打当当，饿得偏偏倒，还说四川大有希望。一些人都卖儿卖女了。

填饱了肚子后的四川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大有希望”四个字。

我又一次回到了家乡。

冬月，朦朦胧胧的太阳有板有眼的在田垄上巡视着。清亮亮的小溪合着冬水田的明镜，比摄影师还高明地挽留下了太阳的七色光彩和宁静的田园风景：青秀的竹林、竹林丛中新修的房舍、房舍顶上的炊烟，炊烟旁的鱼骨电视天线，天线上空的高压电线……

桔红色的太阳在笑。它额上的伤疤在逐渐愈合。

不过，我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

有一个壮实的汉子高挽着裤腿在冬水田里抓鱼。方法很别致。他左手用一根长竹竿在水面不停的左右划动，右手提着一个喇叭形的竹罩，双眼高度警惕地盯着竹竿划过的弧形水痕，仿佛那竹竿尖下随时有奇迹出现。果然，竹竿划过处，一团浑水冒了出来，并往前窜。汉子眼快手疾，一竹罩罩下去，然后俯腰往里一摸，竟是一条银光闪闪的大鲫鱼。他乐了，长声吆吆地唱起了歌：

太阳出来罗儿？
喜洋洋罗啷罗……

听见歌声，我猛然想起：人少了！对，少了山上干活的人！

当年，哪个村子没有生产队长：“出工罗”的吆喝？哪道山梁，哪片土地没有干活的人群？红旗插在地头磨洋工也好，含着烟杆歇长稍也好，多数人是赶出家门来了。一天工分一角钱、两角钱，不出来，连这一、两角钱也没有。

如今，干活的人哪去了？

一进村子，答案在目。

宽敞的院坝中，暖融融的冬阳下，摆开了几张八仙桌，每张桌前围一堆人。好家伙，LQKA，东风发财，贯子顺子，全有了。

大白天，全村人在这儿摆赌。

他们说，只是打来耍。并指指桌上的蚕豆、包谷籽，证明没耍钱，只要豆。

然而，晚上，三叔告诉我，他们几乎天天赌，夜夜赌。不敢像城里人那样上千上万元地干，但一晚上输赢在百十块之间亦是常事。

“真是钱多了用不完吗？”我问。

“啥子用不完罗，是闲着没事干。你想嘛，一个人才五、六分地，只要用三、四分力气就种归一了（四川方言，完了的意思）。想干事没事干，想使力没处使，只好打牌。打牌没有

点刺激又不过瘾，不就越干场合越大？”

夜，长长的。淡淡的怅然在我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浅梦中飘飘荡荡萦绕不息。

隔壁，仍有“哗啦啦”的麻将交响曲。

我这不自量力的小人物竟然熬有介事地思考起“大事”来了。

现在，全世界都承认，人口问题是第一号全球问题。

远见卓识的学者们认为，当前，粮食不足，人均资源不足，资金不足，生态平衡破坏等世界性的困迫问题，全是人口过多的结果。人口压力首先会产生生态压力和资源匮乏，导致过度的开荒、耕作、捕捞……；然后又转化为经济压力；产量低、效率差、失业、通货膨胀、分配困难；接着又转化为社会压力等等。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业这个总根子开始的。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使多年来一直在高昂的政治口号下处于饥饿、贫困的农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然而，农民种那点可怜的，人均不过一亩多点的土地实在是游刃有余。人口使各级政府又被另一个问题折腾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非要有一个合理转移不可。否则……

人类有个最神圣、最崇高、最伟大的词汇，这就是“劳动”。

没有它，人类至今还是猿猴时代。

劳动，使猿变成了人。

劳动，创造了人类的一切财富。

劳动，能把魔鬼改变成天使，把邪气改变成正气。

人人需要劳动、赞美劳动、向往劳动。

可是，在那些劳动被过剩的人口、被有限的生产资料挤压得成了畸型的地方，好多人却无法施展劳动，无法最大限度的发挥劳动者的才干。就像拥挤的人群在几条狭窄的小巷里挖掘珍宝一样，即使遍地是黄金宝石，却人头济济无法挥锄弯腰。

再富庶的聚宝盆也经不住众多贫困人口的争夺。

是杞人忧天？

不是。仅四川农村就有 1800 万剩余劳动力。

“整烦就整烦，整烦了往云南搬”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还是在六十年代。

“烦”，在四川方言里，“脏、乱、差”的意思都有。

而在这句话中，大有一种不睬祸事，我有退路的稳当感。似乎即使天塌下来，只要往云南一走，便万事大吉。

当时，十多岁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整“烦”了要往云南搬？而不是往贵州、往陕西、往湖北等同样是近邻的省搬？

大人们说：“云南能吃饱肚子。”

那时，全民挨饿。

四川饿死了不少人。

吃饱肚子的地方自然就是天堂。

后来，我参了军到了云南。或许是受了“整烦了往云南搬”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倍加注意起云南来，一心一意要在它的肌肤上凿出点刻骨铭心的感觉。

“其实，那年头云南也饿肚子。”个头高大的云南人牛参谋看看四周，小声对我说，“那时，我在昆明步校上学，军队也吃不饱，戴着大盖帽去老百姓地里偷萝卜吃。”

我相信。小说《欧阳海之歌》里的欧阳海，不也是吃不饱把稀饭让给别人吃自己得了肿病么？

军队都饿肚子，老百姓更惨。

全国性的悲剧。我的乡亲们还以为云南山高皇帝远，加上人少地多，或许例外呢。

有人说，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同是一块蓝天，人祸便不分地域。中华民族十分之七左右的农民更是背负着历史的重荷，承受着贫困的压迫。云南和四川一样的贫困。

不过，云南也的确是个好地方。

天，高蓝得明明净净；云，白得得轻轻柔柔；土，火红得热热烈烈；气候，暖和得四季如春。

——这就是云南。

群山绵亘，瑞气氤氲。万道沟壑架起恢宏雄奇的山峦，
千个坝子铺开绿毯如茵的锦绣。且不说动物王国、植物王国，
两大美称中探寻不尽的神秘，光是瑞丽江、蝴蝶泉、泸沽湖、
西双版纳、高黎贡山等等地方，一个地名就拽扯着一串美丽，
无数美丽蕴孕着无数奇幻，无数奇幻使天下人倾倒。